



◀2月28日，《戴貝雷帽、穿格子裙的女子（瑪莉·德雷莎·沃特）》在倫敦蘇富比以逾4980萬英鎊成交

Andy Rainepa攝

成就畢加索的繆思女神們

藝術史上有過各種各樣的風格時期或藝術流派，有的時期可以跨越整個世紀。畢加索不一樣，他在自己的世紀裏擁有若干個藝術時期——「立體主義」只是其中一個，並且每個時期都留下大量作品，為之後的藝術家提供靈感。除了與生俱來的藝術才華，還與他的情感經歷有着莫大的關聯。曾有七名女子在畢加索的生活中佔據了重要位置，若不是每隔五至十年有這些女子在畢加索的生命中出現，很難想像他的創作欲會如此旺盛。他藉由她們的愛情與靈魂，用不同的形式表現自身內心的感受。

在畢氏眾多作品門類中，最受藏家青睞的即是他的肖像畫，尤其是那些能夠引起藏家強烈共鳴的作品，每當市場有畢加索創作轉折期的作品出現，定會吸引藏家爭相競逐。在去年十一月達文西的《救世主》拍出4.5億美元之前，畢加索晚年作品《阿爾及爾的女人（「O」版本）》，以1.79億美元成交額保持世界最貴藝術品拍賣紀錄。上周三，蘇富比的明星拍品《戴貝雷帽、穿格子裙的女子（瑪莉·德雷莎·沃特）》以逾4980萬英鎊成交，拔得當晚頭籌，也成為有史以來歐洲藝術品拍賣價格第二高的作品。

蘇富比將此拍品的全球巡展首站安排在香港，其後是台北，可見對亞洲潛在買家的重視。記者有幸於一月杪在港一睹名畫風采。這件出自畢加索家族珍藏的《戴貝雷帽、穿格子裙的女子》創作於一九三七年末，在時間上與名作《格爾尼卡》以及《哭泣的女子》同年，皆出自畢加索藝術生涯的關鍵年份。如其名所示，作品描繪了畢加索的「金髮繆思」瑪莉·德雷莎（Marie-Thérèse Walter）。

「金髮繆思」畫風突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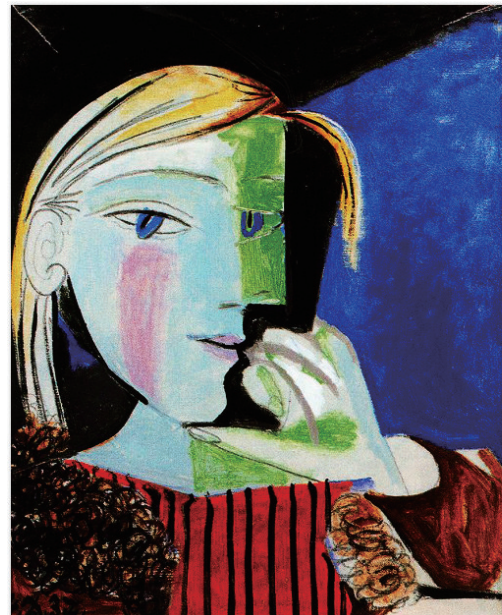
如同這年頭定情之鑽戒，豪門送情人的千萬豪宅一般，把那些與自己生活過的女人一個也不少地表現在畫布上，是畢加索創作的主要內容，也是他誘惑她們的方式。擁有金髮、身材豐滿又年輕的瑪莉·德雷莎是畢加索在一九三〇年代的靈感源泉，她的婀娜體態和天真無邪的愛情觀讓畢加索痴迷。畢加索一生結過兩次婚，在一九二七年結識瑪莉·德雷莎之前，他已和芭蕾舞者奧爾加結婚近十年，妻子的古典美令畢加索回溯到古典主義的彼岸，在二〇年前後他創作了一系列頗具法國新古典主義畫風的作品。但自此公牛的畢加索怎麼可能長久地安順於古典主義帷幕之下？他自二七年開始與十七歲的瑪莉·德雷莎保持地下情人關係，也總是在畫中為她留上一筆，直到三二年起多次以主人公形象入畫。

瑪莉·德雷莎對畢加索唯一的意義就是肉體，這個對藝術一無所知且溫馴的女孩讓畢加索擺脫婚姻的桎梏，年輕情人的愛情滋潤和逆來順受讓畢氏得到極大滿足，繪畫上邁入變形時期，色彩豐富艷麗，線條慵懶嫵媚。有別於立體時期的棱角，瑪莉·德雷莎的年輕、性感在畫作中表露無遺——「瑪莉·德雷莎時期」無疑是他創作力最為澎湃激昂之時，僅一九三二年就創作了逾百幅重要畫作，例如私人收藏的油畫《

倫敦佳士得與蘇富比上周分別舉辦晚拍，焦點拍品均出自畢加索之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當地一名藝術顧問轉轉兩大拍賣行，為其代理客戶以總額約1.13億英鎊，購得兩晚上拍的全部十三幅畢加索作品，當中包括三幅分別象徵畢加索不同人生階段的重要人像畫。

畢加索的作品充滿了想像力和視覺衝擊力，對後世的繪畫風格產生影響。而更讓後人對他如此好奇的原因，是其一生創作多產多變，正如他多變的愛情史。本期「汲寶齋」由這三件拍品的三位女主角作品入手，為讀者揭開畢加索作品風格變化之謎，以及他和不同情人間的恩怨糾葛。

大公報記者 黃璇



▲與《戴貝雷帽、穿格子裙的女子》同日創作的瑪莉·德雷莎畫像。圖左現藏於巴黎畢加索博物館，圖右2013年11月在紐約佳士得以1214萬美元成交

夢》。現時《夢》與同年繪製的百餘幅作品，於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年度大展「畢加索1932：愛情、名望、悲劇」呈獻。

「暗黑繆思」風格極端

不同於三〇年前後初遇瑪莉·德雷莎時的激情洋溢，《戴貝雷帽、穿格子裙的女子》中，人物後另一個人的剪影，暗示了畢加索的新情人「暗黑繆思」朵拉（Dora Maar）的介入，充分反映重疊與矛盾的狀態。一九三五年，瑪莉·德雷莎剛剛誕下女兒瑪雅，其後的作品表現了畢加索與瑪莉·德雷莎之間漸變的關係。儘管表面上畢加索仍然為瑪莉·德雷莎奉獻了諸多畫像，但是新女性朵拉卻愈來愈佔統治地位——由此可見，畢加索熱戀之初會用鮮亮色彩和線條變化來描繪情人，但是等他厭倦這女人時畫風也就大大變化。

的確，創作肖像畫似乎被畢加索用來探索他對這兩個女人的感情的手段：在此期間創作的諸多作品中，這兩位繆思的風格意識模糊，達到了從主體繆思背後出現另一個繆思「剪影」的頂峰，也被行家視為畢加索移情別戀的標記。以本次拍品來看，瑪莉·德雷

莎面部周邊的黑色影子彷彿就是朵拉的「剪影」，女人身體和金髮屬於瑪莉·德雷莎，而面部和帽子則屬於朵拉。如畢加索所說：「若女主角看到自己正要從畫作中離開，她一定會感到非常痛苦。」

畢加索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，統共創作了六幅標註為「瑪莉·德雷莎」的肖像，本次上拍的這幅自一九七三年畢加索去世之後從未在市場中出現。餘下五幅中只有一幅為博物館收藏，其餘四幅中的兩幅在近年來已經出現在拍場中。

在上周二佳士得晚拍中，作於一九四一年的《女人頭像（朵拉·瑪爾）》以逾180萬英鎊易手。與瑪莉·德雷莎截然不同，黑髮姑娘朵拉是為數不多的可以與畢加索在精神上達到共鳴的女人，畢加索曾表示他樂意與這個愛人分享思想，可以和她談上幾個小時的藝術理論和政治。不似瑪莉·德雷莎，朵拉很少裸露身體，幾乎沒有裸體作品。畢加索對朵拉表現集中在地面部和那一雙黑亮的眼睛上。朵拉性情憂鬱、易多愁善感，不時會因被奚落而感到委屈哭泣，畢加索不安慰反倒用素描本將她哭泣的模樣畫下來，且認定她為《哭泣的女人》最合適的模特。《哭泣的女人》透過扭曲肢體表達心中的情緒，繁複的線條反映畢

加索內心的糾結，使「變形主義」在三〇年代末發展到極致，也成為畢氏代表作之一。以朵拉為原型的畫像，風格常走極端，通常也反映了動盪混亂的時局，以及畢加索自己反覆無常的情感變化。

朵拉與畢加索都是才華橫溢的人，但就是這樣的一個女人，卻因為過於獨立的自我和人格使畢加索產生了厭倦。當年畢加索最愛用同一背景、同一姿態表現朵拉和瑪莉·德雷莎——既畫這個，又畫那個。一個神態冷漠，線條柔和；一個棱角鮮明，色彩濃烈。雖說當年朵拉贏得了畢加索，但沒過幾年因畢加索移情別戀，也落得同樣的結局。情深意濃時，畢加索能讓情人在畫中魅力四射，關係惡化時，他又讓她們醜陋無比。甚至可以這麼說，即使厭倦了這個女人，畢加索也要從她身上榨乾最後一絲靈感繼而拋棄她。

晚年孤寂 筆觸鬆擴

在朵拉之後，畢加索又戀上同為藝術家的吉洛（Francis Gillot），可惜吉洛不按套路來，她拒絕畢加索以愛之名控制她，在感情上始終對他保持警惕，糾纏十載終於一九五四年離開了畢加索——原來「渣男」也會被拋棄。一九六一年，步入耄耋之年的畢加索因無法忍受孤身一人的日子，在八十歲生日前與二十八歲的積琪蓮（Jacqueline Roque）結婚。這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段婚姻。此後畢加索經歷了一段創作的灰暗期，作品中開始出現自己對女性不再有吸引力的自卑感，畫中常出現略顯老態的畢加索本人與年輕的積琪蓮對比。從佳士得此次晚拍領銜之作《火槍手與裸女》來看，畢加索晚年作品的筆觸漸鬆擴，色彩趨於簡單，風格走向戲謔。也有行家評價，其晚期作品有一種「焦躁」的感覺。除了要在畫作中不斷表達自己如何強大，還瘋狂地畫積琪蓮的肖像，晚年畢加索至少創作了四百張以她為題材的作品，大概是在自己剩下的有限時間裏，把愛人的髮膚、姿態、模樣一筆一筆的紀錄下來。《火槍手與裸女》以逾1373萬英鎊成交，成為佳士得當晚最高成交價拍品。

人生得意須盡歡。畢加索是沒有空窗期的。回顧他人所走過的九十二個年頭，可謂精彩至極。並不是說他從年輕到暮年都有女人陪伴，而是他那種稟賦於常人的對於藝術創作經歷，往往伴隨著當時陪伴他的女人而出現——一個新的女人出現了，畢加索就會出現一種新奇的藝術想法。做畢加索的女人不容易，且多數都沒有好下場。用現代人的話來說：「畢加索，渣男中的戰鬥機。」但矛盾的是，就在畢加索流連於各個女人之際，他的藝術風格也是千變萬化，而這種繪畫理念是前所未有的。他像孩子般不知疲倦地發掘各種新奇、另類的方式，為傳統藝術尋求全新的表達。似乎在畢加索的眼中，藝術不一定要表達美、不一定要有意境、不一定要傳播正能量，他所尋求的從來就不是理解與認同，而是自由的表達。或許面對畢加索作品的我們，也不一定非得讀懂它，重要的是去感受它、與它真誠對話。



▲畢加索名作《哭泣的女人》（1937年）原型為朵拉



▲《女人頭像（朵拉·瑪爾）》（1941年）佳士得供圖



▲畢加索常從側面捕捉積琪蓮的成熟韻味 蘇富比供圖



▲倫敦佳士得晚拍領銜之作《火槍手與裸女》逾1373萬英鎊成交 佳士得供圖



▲畢加索與第二任妻子積琪蓮，攝於1959年



掃描QR Code，上大公網瀏覽更多藏品資訊